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一

左編

奸類

宋黃潛善汪伯彥

上從人望擢李綱爲右相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
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尚
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
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宮掖
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啟殺澈并東誅之金人攻

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張遇焚真州時行在廣陵相距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彥謀國成章坐除名御史馬仲亦以劾潛善伯彥得罪謫監濮州酒稅道卒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爲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俄泗州奏金人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灰者相枕籍會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爲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

而前鏘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渡瓜洲幸鎮江
敵兵已躡其後潛善伯彥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
文求退中丞張徵劾之乃罷潛善知江寧府落職居
衡州而汪伯彥落職居永州鄭慤又論潛善伯彥均
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
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梅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
良李綱既逐張慤宗澤許景衡又相繼貶歿

御史馬伸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輔相
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
熾國本日威威權日削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

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之罪詔仲言事不實送吏部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起使上道仲怡然襪被而行次道中明年金人陷廣陵仲言始驗濟善伯彥始以誤國竄殛於是臺臣奏仲嘗論潛善等罪乃復以衛尉少卿召實未知其存亡也

宋秦檜

秦檜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初金人攻汴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

狃詐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誓書四乞。館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報。是冬。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二年二月。莫儔與汴自金營來。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軍民共議。立張邦昌。御史馬伸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伏乞存趙氏。檜時爲臺長。以伸言爲然。卽進言之。金人尋取檜。詣軍前。三月。金人立邦昌爲僞楚。邦昌遣金書請還孫傳張叔夜及檜。不許。初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檜與孫傳張叔夜何棗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卽

位。作書貽黏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
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爲任用。撻懶
攻山陽。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
水砦。航海歸。行在。檜入見拜禮部尚書。賜以金帛。檜
之歸也。自言殺金入送已者。奔舟而來。朝士多謂檜
與衆傳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
踰河越海。豈無讖語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
撻懶。金人縱之。必質親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
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忠。
未對前。一日帝會先皇御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

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撻
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
得一佳士也宗尹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間尚
書故有禮部之命從行及叅議官竝改京秩舟人亦
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
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撻
懶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除叅知政事先是范宗尹
建議討論崇寧大觀以來濫賞檜力贊其議見帝意
堅反以此擠之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謀奪其柄風
其黨建言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

任內外願浩道建都督府於鎮江帝曰願浩專治單
旅檜專理庶務加種蠶之分職可也二年檜奏置修
政局自爲提舉願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有教以引朱
勝非爲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
非不可用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求去檜
三上章留之不報願浩尋以黃龜年爲殿中侍御史
劉棐爲右司諫蓋將逐檜於是程瑀張燾胡世將樓
炤等竝落職予祠臺省一空皆檜黨也檜初欲領願
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瑀輩布列清要願浩問去
檜之術於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

瑣闥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材於游酢。酢以檜爲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亦尋去。檜再相。誤國安國已歿矣。黃龜年始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八月檜罷。前一日上召直學士院蔡崇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北。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爲相數月。可聳動天下。今無聞崇禮。卽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三年韓肖胄等使還。泊金使借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昭合識者。

益知檜與金人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旣
死捷懶王議卒成其和帝駐蹕平江召檜赴行在用
右相張浚薦也以醴泉觀使兼侍讀赴講筵何鮮使
金還得徽宗及寧德后訃帝號慟發喪卽日授檜樞
密使恩數視宰臣命王倫使金國迎奉梓宮會浚求
去帝問誰可代卿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
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於是復相臺諫
交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面奏各
數千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相得甚浚
先達力引此嘗共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鳴曰此人得

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闢不復再薦也。檜因此憾浚。反謂鵬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怒鵬使擠浚也。檜在樞府。惟聽罪。鼎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鵬與浚晚遇於闕。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奉使朱弁以書報粘罕。帝曰。金人暴虐。不灰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有時。帝曰。此固有時。然亦須有所施爲。然後可以得志。八年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金使來議和。與王倫偕至。議以吏部侍郎魏在館伴。在辭曰。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

檜問砮所以不主和。砮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砮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金使入見帝，愀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已和議，此人主之孝也。見主卑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宰相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構和，乞願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

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預議鼎力求去位。出知紹興府。初，帝無子，建炎末，范宗尹造膝有請，遂命宗室令應擇。藝祖後得藝祖七世孫瑗，瑗入宮，瑗先建節，封建國公。帝命鼎專任其事，又請建資善堂。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爲口實。及鼎檜再相，帝出御札除壕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見之大呼曰：「竝后匹嫡，此不可行。」鼎以問

檜不答檜更問鼎鼎曰自丙辰罷相議者專以此籍
口今當避嫌約同奏面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語
鼎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階下有子
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
身奏事鼎遂罷璩卒授節度使封崇國公故鼎入辭
勸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出見
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剛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
於是中書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
議檜諭之使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
者檜深憾之王庶與檜尤不合自淮西入樞庭終始

言和議非是，疏凡七上。且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趙氏，時何遺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尤恨庶言，故出之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於是上下洶洶，謬爲解救，卒械送銓貶昭州。宜興進士吳師古餞其書于木金人募千金，師古坐流袁州。陳剛中以啟賀銓，啟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大怒，送剛中吏部。差知贑州安遠縣，贑十有一邑，安遠濱嶺地，惡瘴深，諺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言必成也。剛中果

然善以銓事戒諭中外禮部待郎兼直學士院會開
富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待
講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日儒者所
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勿顧也願聞所以事敵
之理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
大位公當疆兵富王庇民柰何一旦卑辱至此非開
所聞也于是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御史館職等皆
極言不可和曾開見檜言今日當論存亡不當論安
危檜駭愕遂出之可勦貞外郎朱松等上疏言金人
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自公卿大夫至

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面爲仇敵
之臣哉天下將有仗大義問相公之罪者卒禮耶馮
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祖分羹事爲喻
帝曰朕不忍聞輦感而起檜乃請時行知萬州尋亦
抵罪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

檜曰邪說橫起胡

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爲御史中丞首劾銓
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檜猶恐物論咎已與金使議
改江南爲宋詔諭爲國信韓世忠凡四十疏力諫有
金以劉豫相待之語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之不
許金使至泗州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日帝

欲待以客禮。世忠益憤。再跪言。金以詔諭爲名。暗致陛下歸順之義。此主辱臣死之時。願效死戰以決勝。敗若其不克。委曲從之。未晚。亦不許。金使旣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金使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册上爲帝。徐議餘事。檜至。是欲上行屈已之禮。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册。會三衙帥楊沂中解潛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數見檜議國書事。如淵謂得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率諫。陰三年不言事。以告

檜於是定檜攝冢宰受書之議帝亦切責王倫倫諭金使金使亦懼而從帝命檜卽館中見金使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先一日詔金使來將盡割河南陝西故地又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初無需索以叅知政事李光素有時望俾和議勝以鎮浮言又降御禮賜三大將光初謂因和爲自治之計故暑榜不辭及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

榆大怒光遂求去九年金人歸河南豫西故地以軍
倫克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制太宗正事
士僕兵部侍郎張燾朝入陵燾還奏曰金人之禍上
及山陵必不可恃和而忘復讎之大事肅問諸陵寢
何如燾不對惟言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而檜忠
之出燾知成都府帝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
專撫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
移東南之財虛內以事外帝雖聽檜和而實疑金詐
未嘗弛備也七月兀朮徵其領三省事宗磐及左副
元帥撻懶拘王倫於中山府蓋兀朮以歸地爲二人

所主將有他謀也。檜以其言不讎，甚懼，謂給事獨人
馮楫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
足慮，獨君鄉來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楫入見曰：
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
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十年，金
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河南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
恠，下詔罪狀兀術、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日國是
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也。相後來者未必賢，而
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
然之。檜力排群言，始終以和議自任，而次翁謂無主。

議者專爲檜地也。於是檜位復安據。志元十八年，公論不能撼。檜矣。六月，檜奏曰：臣昨見縫懶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金兀木戕其叔，撻懶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伐之計。願至江上，論諸帥同力招討。卒不行。時張俊克亳州，魏勝克海州，岳飛克鄆城，幾獲兀木。張俊戰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加口鎮。諸將所向者，奏捷而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諭旨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而我豪傑向風，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不可九月，詔飛還行在。浙中還鎮。江光世據池州，騎還太平。飛軍聞詔，旗

靡輒飛口吐不能合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人有
十一年元木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門
師古等連戰皆捷楊沂中戰柘臯又破之檜忽諭沂
中及張俊遽班師韓世忠聞之止濠州不進劉錡聞
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復出兵檜欲盡收諸將兵詔
給事中范同令入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
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
西軍判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
裨以分其勢張浚覺之然亦終不能得其柄至是同
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密

奏乎上以相暴之徒召韓世忠張浚岳飛並赴行在
論功行賞世忠既拜乃襲志字巾次都堂則暴之出
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襟作雍容狀檜亦忌
之詔三大將至都堂問以克復之期曰上驅馳霜露
十餘年似厭兵矣今決在何時可了選速進退之計
當若何張俊韓世忠對曰前者提兵直趨某地請糧
若干率裁量不盡得而退兵出某所某人坐視不肯
併力或申請不報嘗苦不能專力檜曰有是乎諸公
今不過欲帶行一職事是以誰何士大夫者朝廷不
願也岳飛最後至意大略同而語加峻白如今文臣

不愛錢武臣不惜命欲了卽了耳槍領之於是世忠
俊並爲樞密使飛爲副使三人累表辭謝槍與上總
荅詔視常時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
槍別下詔三大屯皆改隸御前矣始諸將苦闕積職
已爲廉車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常不得舉首
或溷其家室飛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
鞭撻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旣下諸校新免所
隸人人自便共命報應事已略定三人擾擾未暇問
也稍從容見槍始以置銜漏掛兵權爲請槍笑曰諸
君知宣撫制置使乎此邊官爾諸公今爲樞密官顧

不役屬邪三人者悵悵而退始悟兵柄見奪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終不肯離商而去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常快快徙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檜恨之徙知叙州檜陰使人殺之十月與岳飛之獄檜使諫官萬俟卨論其罪張浚又誣飛舊將張憲謀反於是飛及子雲俱送大理寺十一月貶李光藤州十二月殺岳飛檜以飛屢言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檜大異必欲殺之以獄事付尚書遂誣飛嘗自言已與太祖誓三十歲建節爲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死獄中子

雲及張憲殺于都市。先是趙鼎貶潮州王庶貶道州。胡銓再貶新州。至是皆遇赦。永不檢舉。張浚本助和議。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邈論罷之。十三年賀瑞雪。賀雪自檜始。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晝不見。彗星常見。選人康倬上書言彗星不足畏。檜大喜。特改京秩。楚州奏鹽城縣海清。檜請賀帝。不許。知虔州薛弼言。木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詔付史館。洪皓歸自金國。各節獨著。以致金酋室撚語直。翰死。不一月。逐去。室撚者黏罕之左右也。初黏罕行軍至淮上。檜嘗爲之草檄。爲室撚所見。故因皓歸。寄聲檜意。士大夫

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爲憾遂令李文會論之胡舜
陟以非笑朝政下獄張九成以誠昌浮言貶累及
僧宗果編配皆以語忤檜也十四年先是議建國公
出閣尚書吳表臣等七人論禮與檜意異於是表臣
等以討論不詳懷姦附訛皆罷始檜爲上言趙鼎欲
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遂嗾
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鼎邪謀密計與范冲等咸懷異
意冲嘗爲資善翊善故大方誣之其後有言帝未有
嗣宜祠高禩詔築壇于園丘東皆檜意也台州曾惇
獻檜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臯夔稷契爲不足必曰

元聖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熿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
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五百九十卷自檜再
相以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
日曆時政亡失已多是後記錄皆熿筆無復有公是
非矣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凍水記聞
非其光曾祖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
萬卷焚之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檜立家廟賜祭
器將相賜祭器自檜始檜久憾浚至是大怒卽落浚
節鉞貶連州尋移永州 貶洪皓于英州趙鼎歿于
吉陽軍先是有趙鼎遇赦永不檢舉之旨又令月申

存、凶、鼎、知、不、食、而、卒、自、鼎、之、謫、門、人、故、吏、皆、被、羅、織、
雖、聞、其、死、而、歎、息、者、亦、加、以、罪、十、八、年、瘞、除、知、樞、密、
院、事、猶、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謂、公、相、必、大、襲、蔡、
京、之、迹、廼、功、郎、王、庭、珪、編、管、辰、州、以、作、詩、送、胡、銓、也、
胡、銓、自、新、州、移、貶、吉、陽、軍、以、作、頌、諛、訕、也、檜、趨、朝、殿、
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檜、引、問、之、曰、你、莫、心、風、否、全、
曰、我、不、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
番、人、我、便、要、殺、你、磔、全、于、市、王、揚、英、上、書、薦、煥、為、相、
檜、奏、揚、英、知、秦、州、二、十、二、年、又、興、王、庶、二、子、之、奇、之、
荀、葉、一、省、楊、煒、索、敏、求、四、大、獄、初、王、庶、卒、于、貶、所、以、

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讎必報親
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至是爲人所告坐謫朝廷
編管于梅容州又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
遠嘗通書王庶及趙鼎力詆和議安置三省於筠州
遠於高州考官湯思退等初知貢舉卽語人曰吾曹
可以富貴矣及廷試檜又奏思退爲編排填與第二
人曹冠策皆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王一德元老
且及存趙事帝讀填策皆檜煔語於是擢孝祥爲第
一降填第三未幾填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
職前所無也衢州嘗有盜起檜遣殿前司將千人捕

之不以聞普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問檜檜曰
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卽奏矣退而求其故
知普安言之遂奏普安居秀王喪不當給俸月損二
百緡帝爲出內帑給之初普安與恩平群王璩同養
於宮中普安英膚風成檜憚之憲聖后亦主璩上意
雖有所向猶未決嘗各賜宮女十人史浩時爲普安
府教授卽爲王言上以試王當謹奉之王亦以爲然
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已而皆竟賜
焉上意遂定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
共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愿中由此得召又有請檜

乘金根車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凡郡國所奏瑞木嘉禾瑞瓜雙蓮悉繪之趙令矜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人所告御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矜飲別厚贖必有姦謀詔送大理拘令矜南外宗正司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而後已鼎已死而憾之不置遂欲擊戮鼎子汾檜忌張浚尤甚故令矜之獄張宗元之罷皆波及浚浚在永州檜又使其爪黨知潭州伺察之至是使汾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

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
唯流涕而已煇請奏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
與煇猶遣其子墳夜見臺諫徐嘉謀奏請已爲相丙
申詔檜加封康節郡王煇進少師皆致仕墳堪竝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是夜檜卒年六十六後贈申王謚
忠獻開禧二年四月追奪王爵改謚謬醜嘉定元年
史彌達奏復王爵贈謚宋熹曰秦檜死高宗皆楊郡
王云朕今日始免得滕禱中帶七首乃知高宗平日
常防檜之爲逆但到這田地七首也如何使得

宋湯思退

湯思退處州人紹興中試博學宏詞科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玄及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玄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黨信用之拜尚書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遂罷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金帥石烈志寧遣書三省樞密院索海酒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修官持報書以往旣行上戒勿許四

郡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成仲賢惶恐言歸
當稟命遂以忠義與三省樞密院書來上猶欲止割
海泗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將割
素四州張浚在揚州聞之道其子杓入奏仲賢辱國
無狀上怒會侍御周操論仲賢不應擅許郡下大理
究問召浚赴行在十二月拜思退左僕射浚右僕射
二年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手批
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詔荆襄川陝嚴兵邊備
竄仲賢郴州思退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
後從事上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

日敵世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之望驛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惑之。乃命浚行邊。還兵罷招納。浚力乞罷政。許之上。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旣而金專事殺戮。上章中海思退。復密令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兵命建康都統王彥等禦之。仍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尋責居末州。于是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等奸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

宋韓侂胄

韓侂胄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后女弟。仕至承宣使。侂胄以父任入官。淳熙末知閣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定策立皇子嘉王。時高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啟太后。侂胄兩至公門不獲命。彷徨欲退。弼重華宮提舉開禮問。故入白太后言甚懇切。太后可其議。禮以告侂胄。侂胄馳白汝愚。日已向夕。汝愚卽命殿帥郭杲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內。翌日太后卽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卽皇帝。

位寧宗既立，侂胄欲進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瓜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節鉞，而侂胄但遷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傳道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曰：「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疎遠之。」汝愚不以爲意。右正言黃度欲劾侂胄謀泄，斥去。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褰冠濶袖，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遽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胄，未幾龜年與郡。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曰：「深雪川劉牧者，曩與侂胄同知閣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胄。」

計議。攷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與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因問計。攷曰。惟有用臺諫。爾侂胄問若何。而可。攷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卽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爲監察御史。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罷吳獵。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汝愚之迹始危。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鑾。鑾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沐爲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卽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侂胄之見汝

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黃
度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侂冑得罪太學生楊宏中蔣
傳等又以上言論侂冑編置朝士以言侂冑遭責者
數十人而祖儉安置韶州侂冑拜節度使又設偽學
之目以綱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
爲言官澹謂偽學宜加風勵或指汝愚爲偽學罪首
紘條奏汝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
南安軍處他日汝愚復用審諭衡守臣圖之汝愚抵
衡暴薨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冑至是劉德秀論正
引用偽黨正坐罷侂冑加開府儀同三司中書舍人

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政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皇上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命隕群邪屏跡自御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奸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不日不相與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宜命退伏田里循省愆咎詔僞學之黨

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良然言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察審其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任四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僞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學改官竝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四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較士論壯之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爭欲以熹爲奇貨然憚清議無敢先發者侂胄意未決而胡紘未達時嘗謁

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絃不能異也絃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之也及是爲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爲已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除太常少卿不果有流繼祖者爲小官時嘗採摭熹論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侂冑擢爲御史絃以既章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熹十罪劉三傑入對論僞學之黨今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侂冑大喜卽日降旨除三傑右正言知綿州王沈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會受僞學舉薦保陞及刑法廢吏自代之人並令省

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
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簡四人爲之首朱熹
徐誼彭龜年陳傅良呂祖儉葉適項安世楊簡袁燾
蔣傳蔡元定呂祖泰等凡五十九人吏部侍郎黃由
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
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
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旣而逃
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
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鞠彭龜
年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

胃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甚然而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爲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處士呂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

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冑童稚之師臘至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冑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冑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

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言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瘋喪心耳言者希侂冑意劫必大首植僞黨降爲

日益炎炎不敢嚮通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
有以庸瑣之資請媼師旦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
資阿附侂冑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耻貪不知
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冑不知
有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爽奕汝翼諸李之
貪懦無謀倪傑梁杲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吳之恃寵
專僭諸彭之庸辱不肖皇甫斌魏文諒毛致通秦世
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士風以致陳孝慶夏興祖商榮
世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剜
膏刻血包苴侂冑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

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越擊彼之首領，自不可保矣。暇爲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牙爪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閣，魯之貢子爲郎，富宮之庸，驚克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僧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鈴，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冑，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冑，而出於蘇

師且周均是吾有三中國也

宋史彌遠

史彌遠慶元鄞人宰相浩之子也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歷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開邊之議以堅寵固位已而邊兵大起詔在位者言事彌遠上疏今出戍既多留衛者寡萬一盜賊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繼今勿輕調發既而臺諫給舍交章論駁侂胄乃誅彌遠遷禮部尚書趙善湘以從官開闢指授之功居多日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宗有詔止許任

從官不許爲執政紹熙末慶元初因汝愚彥逾有定策功是以權宜行之某與善湘姻家則又豈敢彌遠親密友周鎬兄彌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人皆謂三人者必顯貴然鎬老於布衣彌茂以執政恩爲流周篆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初彌遠旣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寧宗崩廢濟王託寧宗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檢王理宗德其立已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遠成寵渥猶優其子孫厥後爲製碑銘以公忠

彌遠與篆元勳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成識者群起而

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爲鷹犬於是
一時之君子被貶竄斥遂不遺餘力云太子詢堯通
立竝爲皇子封沂國公竝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嫩
人善鼓琴者納諸御而厚廩其家使媼人矚竝動息
必以告美人知書慧黠竝嬖之宮壁有輿地圖竝指
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常呼彌遠爲
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七月
七日進乞巧竒玩以覘之竝乘酒醉於地竝又書字
於凡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竝左右皆彌遠心腹走
白彌遠彌遠大懼日久思以處竝而竝不知也真德

秀時兼宮教聞其事遂力辭去臨行諫曰太子若能
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
不聽立貴誠爲沂王後貴誠後更名昀一日彌遠爲
其父飯僧慈淨寺獨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
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爾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
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卽君坐也然言
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洩者吾與君之
族皆亦矣清之拱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忠憲王
府教授清之日教昀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
之上謁彌遠卽以昀詩文翰墨以示彌遠譽之不容

曰彌遠嘗問清之吾聞其賢已熟大要凡何如清之
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
遠頷之寧宗崩彌遠始遣清之往告昀以將立之之
意再三言之昀默然不應最後清之乃言曰丞相以
清之從遊之久故使布腹心於足下今足下不答一
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於丞相昀始拱手徐答曰紹
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是時竑
跂足以需宜召久而不至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宜皇
子令之曰今所宜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
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竑不能自己屬目墻壁間見

伏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已瞋
不知其爲誰甚惑昭既至彌遠引入樞前舉哀畢然
後召竑竑聞命亟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
彌遠亦引入樞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卽夏震守之既
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仍就舊班竑愕然曰
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以前
當在此宣制後乃卽位爾竑以爲然遙見燭影中一
人已在御坐宣制畢閣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
卽位竑不肯拜震捧其首下拜皇后矯遺詔竑進封
濟陽郡王列寧國府帝因加竑少保進封濟王九月

少保一時善類悉罹黨禍雖本侂胄意而謀實始京
鏜逮鏜亦侂胄亦稍厭前事欲漸更改以消中外之
議或說侂胄以爲不弛黨禁後必不免報復之禍侂
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
政除誼等皆先後復官僞黨之禁寢解三年侂胄拜
太師時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心薛叔似辛棄疾陳
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斤損晚節以窺榮
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胄童子師自選入不數年
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厮役也亦皆預聞
國政超起顯仕言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

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攖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請侂胄除平章軍國事序班丞相之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于是三省印竝納其第侂胄昵蘇師旦爲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侂胄議恢復左相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剗國用司總竅內外則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培克民財州郡騷動侂胄欲審敵虛實

故遣陳景俊往賀正。且景俊還，金主璣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卽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亦未許。知卿歸國，當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金使來賀正。且入見侂冑，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金使遂倨慢，侂冑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侂冑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輸崇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崇乃遣劉祐持書於揆。

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人，乃可崇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崇，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金人攻蜀，吳曦叛，受金命，稱蜀王。崇乞移書敵管仲，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爲首謀，宜免繫銜。侂胄忿怒，崇坐罷。曦反，狀聞。舉朝震駭。侂胄亟遺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達而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侂胄募可以報使金。

帥府者近臣薦方信孺可使自蕭山承召赴都命以
使事信孺曰開彙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答
之侂胄矍然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
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
信孺徐曰欲得大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之官歸
江軍居住和議遂輟乃以殿前都指揮使趙淳爲江
淮置制使復銳意用兵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
堂翊善謀誅侂胄意甚秘先是中宮虛位楊貴妃曹
美人皆有寵侂胄畏楊權數以曹柔順勸上立之上
意向楊侂胄不能奪也后甚怨之及是皇子榮王入

揚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叅知政
事錢象祖李壁出御筆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
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
宮觀陳自強阿附克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下
出國門仍令權三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
護象祖欲奏密壁謂事留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
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嘉定元年金人
求韓侂胄首先是群臣間亦有此請上重於侂胄至
是樞密林大中吏部尚書樓鑰等皆以爲和議重事
待此而決奸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與其亡國寧若

辱國獨叅知政事章良能以事關國體抗詞力爭衆
遂指之曰是嘗受侂冑恩欲爲之地也上乃命臨安
府斷侂冑棺取其首遺之其後金主嘗引南使觀忠
繆侯墓且釋曰忠於爲國繆於爲身詢之乃侂冑也
是時金已衰弱淮襄皆受兵凡守城者皆不能下而
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
當時有詩謂之曰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
期朱熹彭龜年旣以論侂冑去貴戚吳玘語人曰帝
初無固留侂冑意使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
時臺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稔其惡以底太修

開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侂冑然寧宗諭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

華岳字子西，爲武學生，輕財好俠。侂冑當國，岳上書曰：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將若喪其室家。諸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闕關籍籍，欲語復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之程，兼於曠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冑以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膏養無籍吏，僕委以腹心，賣名器，私爵賞，睥睨神器，窺覘宗社。

丁丑以竝充醴泉觀使令就賜第寶慶元年湖州人
潘壬與其兄甫弟丙以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
謀立濟王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曰遣兵
接應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其衆以待及期全
兵不至壬懼事泄乃以其黨裸販鹽盜千餘人結束
如全軍狀陽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竝竝聞
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竝號
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
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于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
官屬入賀偽爲李全榜揭於門數彌遠廢立罪云今

八
卷
第
二
十
二
頁
三
三
領精兵二十萬水陸進討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
巡尉兵卒不滿百人耳茲知其謀不成率州兵討之
遣王元春告於朝彌遠懼甚命殿司將彭仕討之至
則事平彌遠令客秦天錫託召醫治茲疾茲本無疾
丙戌天錫詣茲諭旨逼茲縊于州治追貶巴陵郡公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四十二

左編

盜類

秦陳勝吳廣

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爲屯長行至蕪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亦死今天下皆叛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無

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爲楚將，
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在。今誠以吾衆爲
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爲然，將尉醉，度故數言欲亡，
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
奮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
已失期，失期當立，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自此及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天下之所共仇也。今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天下之所共仇也。」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以爲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廣爲
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蕪湖，蕪湖下，乃令符離人

齊賢
不久矣

傳信所請
一
假王即此
見不耳
重也特假
老耳

葛嬰將兵徇斬，以東攻鉅，鄆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下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勝乃立爲王，號爲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乃以廣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葛嬰至東城，立襄疆爲楚王。後聞勝已立，因殺襄疆，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廣圍滎

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榮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傑

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周文陳賢人也。

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令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

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

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上屯曹

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

破之。周文自勁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爲趙王。

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勝怒，捕繫武

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

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徒繫

武臣等家屬官中而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趙趙兵
亟入關。趙正將相相與謀曰：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
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比狗燕地，以自
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
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敵，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
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國卒史韓廣將兵北狗
燕。燕地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
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王。韓廣曰：廣毋在趙，不
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
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

之家乎。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毋家屬歸之。是時周市北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爲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勝乃立甯陵君爲魏王，遣之國，周市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矣。廣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

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滎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銓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陵人秦嘉。鉦人董緝。符離人朱鷄。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於郟。勝聞。乃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郟下軍。秦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人告軍吏曰。武平軍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軍。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

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於臘月勝之汝陰遂
至于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碭謚曰隱王勝
故渭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
賈復以陳爲楚初勝令錕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
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
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縛留至咸
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勝軍敗乃立景駒爲楚王
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
與併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
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

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拔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微。兵復聚。與番盜。英布相遇。攻擊秦。左右拔破之。青坡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

楚項籍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卽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自此奇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殷通素賢梁。乃召與計。

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凶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荆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胸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百人。府中皆警伏，莫敢復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爲，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都署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甚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辨，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

梁爲會稽將，籍爲裨將，徇下縣。秦三年，廣陵人邵平爲陳勝、狗、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耶且至，更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爲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

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秦必矣。其衆從之，廼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以拒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無道，乃引兵擊秦嘉，兵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歿，軍降景駒，走於梁地。梁已并秦嘉軍，守胡陵，將引而西。章耶至栗，梁使別將朱鷄、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歿，朱鷄亦敗，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鷄、石，梁前使羽

為要致秦
猶指何不
言楚之
無要楚
矣

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
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鄭
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
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
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
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
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
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
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梁自
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

淄田假復自立爲齊王。僖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遂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僖子市爲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趨齊。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兵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雍。兵大破秦軍。斬李繇，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北至

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繇，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歿。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爲王，陳餘

魯王孫

爲將張耳爲相走入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
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
鉅鹿此所謂河北之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
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以
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
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秦三年羽謂
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
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
破蠱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

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關秦趙。夫擊輕銳，以解、上、將、大、將、之、好、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強何敵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真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義。

頭出令軍中曰朱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
諸將警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
軍誅亂乃相與其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朱義子
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
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
陽君蒲將軍將軍卒三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
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破釜燒廬
會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
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
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

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備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不可爲者相國趙高顯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北

商一
段疏
襄一
段真

阮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
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
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
已十數萬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
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
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
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
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衰哉將軍何不
還兵與諸侯為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
戮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

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大破之。郢使使見羽，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涇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將秦軍爲前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凶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

明辨俱
不

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乃召英

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裏

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楚於是

夜擊阬秦軍二十萬餘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

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

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

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且日合戰羽季父項

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

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

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

自坑二十
萬后羽生
氣已盡

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焚燬，得免。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畧其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乃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德，何以得顯主約？」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

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
籍力也。懷王亾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
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流，
徙之長沙，都郴，乃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
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
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
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
漢道，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
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
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霸爲翟王，王上郡，徙

亦有楚魏

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爲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爲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爲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立布爲九江王。番君吳芮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爲燕王。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爲齊王。故秦所滅齊，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

初下蘇局
蹟見秋香
叔子房得
下二陰
者

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爲濟北王。田榮者，背秦不
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
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閉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巨
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爲西楚
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
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
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乃亡之膠東，
就國。榮怒，追殺之。卽墨自立爲齊王，子彭越將軍印
令反梁地，越乃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
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齊梁畔。

之大恐，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齊王榮曰：項王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

佛力擊常山犬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
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爲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
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
城郭室屋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
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
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
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
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越
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乃從蕭晨擊漢軍而
東至彭城自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追之殺泗水漢

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水爲不流。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太公呂后間求漢王。稍收散卒。蕭軍與鱗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項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

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歿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烹周苛，殺樅公。虜韓王信，送圍成臯。漢王疏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臯，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

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

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到汜水上。咎故斬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榮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怒。伏弩射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成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爲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之。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

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胡陵，復爲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慷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視

隋李密

李密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遂家長安密多策畧放家資養客禮賢不受藉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人顧盼不常無入衛它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閉包植在緜山往從之以蒲鶴乘牛掛漢書一帙角

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造見于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動如此。審識素。下拜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審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嘗私謂密曰。上多忌。隋曆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曰。決兩陣之勝。噫。嗚。咄。嗟。足以警。我不如公。擊天下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大業九年。玄感舉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齋。糧。竭。舉。麾。

召之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
中四塞之地彼留守衛文昇易人耳若徑行勿留直
保長安據函崤東制諸夏是隋亡襟帶我勢萬全中
計也若因近趨便先取東都頓兵堅城下不可以勝
負決下計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吾上策今百官家
屬皆在洛當先取之以挫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
武密計不行玄感至東都所戰必克既獲內史舍人
韋福嗣遂任之故謀不專密福嗣耻見執策議皆持
兩端密揣其貳謂玄感曰福嗣窮爲我虜志在觀望
公初舉大事姦人在側事必敗請斬以徇不從密謂

所親曰。玄感好反而不圖勝。吾屬虜矣。福嗣遁去。會左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得罪。傳送行在。道殺使者。奔玄感。勸舉大號。玄感問密。密曰。公雖屢勝。而郡縣未有應者。東郡尚強。救兵踵來。公當率精甲。身定關中。奈何。亟自帝。玄感笑而止。及隋軍至。玄感曰。策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因引軍西從之。至陝。欲圍弘農宮。密曰。今給衆入關。機在速。而追兵踵我。若前不得據險。退無所守。何以共完。玄感不聽。留攻三日。不能拔。引兵至閿鄉。追及而敗。密竊入關。爲邏所獲。與支黨護送帝所。密謂衆曰。吾

等至行在，且蒞醴。今尚可以計脫，何爲安就鼎鑊。衆
然之，乃令出所有金示監使，曰：「即死，幸報德。」使者願
金，禁浙弛益市酒，飲笑謹諱守者，解密等遂夜亾去。
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陽歲饑，削樹皮以
食，變姓名爲智遠，教授諸生，自給。哀吟泣下，人有告
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道免，往依媚婿雍丘令丘君明。
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吏迹捕，復亾去。時東都賊覆
讓聚黨萬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主
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之，遺海和親，絕於突厥，南
巡流連，空棄關輔，此寶劉項提典之會，足下資豪傑。」

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爲天下先。楊氏不足亾也。讓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因爲讓計曰：今虜無見糧，難以持久。卒遇敵，其亾無時。不如取棗陽，休兵館穀。待士逸馬肥，方可與人爭利。讓聽之，遂破金隄關。徇棗陽，諸縣皆下。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兵討讓，讓素憚須陁，欲引去。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爲公破之。讓不能已，陣而待。密率驍騎常何等二十人爲游騎，伏于丘莽間。須陁素輕讓，引兵搏之。讓少却，伏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陁。十三年，讓分兵與密別爲牙帳，號蒲山公。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

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爲用復說讓曰
今羣豪競興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
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畝隴志不及
此須君得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喻方
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繼屬至數十
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討密又以裴仁基統兵出
成臯西密乃爲什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
徐世勣王伯當騎爲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
破之東都震恐衆保太微城臺寺俱滿讓等乃推密
爲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即位刑牲歃血改元永

平大赦其文移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讓爲司徒城
洛口周四十里居之廣造雲櫓三百具以機發石爲
攻城械號將軍礮進逼東都燒上春門四月隋將裴
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於密長白山賊孟讓以所部
歸密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
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隋出軍乘之仁基等敗
還保鞏密自督衆三萬破隋軍於故城復得回洛倉
諸賊帥黎陽李文相洹水張昇清河趙君德平原郝
孝德皆歸密因襲取黎陽倉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
黃地附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來歸密

令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護軍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項背之於漢得之王今公以仁基壁回洛翟讓保洛口公東鎧倍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迎是征而不戰也衆附兵強然後東向指搗豪傑天下廓廓無事矣今遲之恐爲人先密曰僕懷此久但昏主尚存從兵猶衆顧我部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安肯與我偕西且諸將皆群盜不相統一敗則掃地矣遂止是時隋軍益出密負銳急與之礮中流矢臥營中隋軍乘之密衆潰棄倉守洛口唐高祖起師太原密自謂主盟致書於帝呼爲兄請合從以

滅隋。大畧云。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商。幸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其旨以紂後主。執代王爲意。帝覽書。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畧。若不與。是生一隋。密適爲吾守成。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剽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撫關中。大事濟矣。令記室溫大雅作報書。密得書大喜。示其下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將兵十二萬攻隋。鷹揚郎將張珣河陰舉之。珣極罵不屈。齊方士徐鴻客上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

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異其言。其幣邀之。已去。煬帝遣王世克選卒十萬攻密。世克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克戰。密兵多騎。與長槊。而北薄山。地隘騎進。不得騁。世克多短兵。盾攢。蹙之。密軍却。世克乘勝進。攻密月城。密還洛南。引而西突。世克營。世克奔還。師徒多喪。自是大小六十餘戰。翟讓部將王儒信憚密威望。勸讓自爲大冢宰。收密權。讓兄寬亦曰。天子當自取。何乃授人。密聞之。與鄭頊陰圖讓。會世克兵又至。讓出拒。少退。密馳助。

之戰石子河，世克走。明日高會饗士，讓至密所，鄭頊、房彥藻皆在坐。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數人，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房彥藻白密曰：「今方爲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應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麾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并殺其兄侄及儒信。密馳入讓壁，慰諭士無敢動者。以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兵，讓殘忍，信、儒貪縱，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

與其強固
不如判決

矣。始王世克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歿，大失望，嘆曰：李密天資明決，爲龍爲蛇，固不可測也。隋將楊慶守榮陽，因說下之。世克夜襲倉城，密伏甲殪其衆。十一月，唐高祖入長安，義寧二年，世克復營洛北，爲浮梁，絕水以賊。密以千騎迎，擊不勝。世克進薄其壘，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克大潰，士爭橋溺歿者數萬，殺大將六人，獨世克脫。會夜大雨雪，士卒僵死，且盡。密乘銳拔僮師修金墉城，居之。有衆三十萬，又與東都留守韋津賊上春門，執津於陣。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應，竇建德、朱粲、楊士

林孟海公徐圓剛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府
官屬亦請之密曰東都未平且勿議三月宇文化及
弑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六月宇文化及擁
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門宇文化及來上下震懼有
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內史令元
文都謂其同官盧楚等曰今讐耻未雪而兵力不足
若赦密罪畀以重官使擊化及兩寇自鬪吾徐承其
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佐利吾官賞亦可離
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爲然即以琮齎勅書賜
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

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送所獲凶黨元文都等以密降爲誠實册拜密大尉尚書令東南太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元文都等喜於解和謂天下可定置酒作樂王世克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何爲耶文都等亦疑世克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密旣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追至黎陽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勛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戎隸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

德不能諫，又虛弑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卽降，尚
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瞋目爲鄙語辱密，密顧左
右曰：此庸人圖爲帝，吾當折箠驅之。乃以輕騎五百
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度化及糧盡，乃偪與和。化及
喜，使軍恣食，旣而密饋不至，乃寤遂大戰童山下。密
中矢，頓汲縣堅壁。化及勢窮，掠汲郡，趨魏縣，其將率
所部兵多歸密。李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于皇泰主。
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革刀筆吏耳，吾觀其
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弑其父兄子
弟，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聞

之大懼、與盧楚謀、因世克入朝、伏甲誅之、事泄、爲世克所殺、初化及留輜重東郡、遣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由是引而西、遣使朝東都、軌逆人于弘達、獻于伺、伺召密入朝、至溫聞世克殺元文都乃止、遂歸金肅、拘伺使不遣、初密既殺翟讓、不卹士軍戰勝、無所賜與、又厚撫新集、人心始離、民食與洛倉者、給授無檢、司食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今百姓斃損、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稟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徐世勣數規其違、密內不喜、使出

就屯，故下苟且無固志。初，世充乏食，密少帛，請交相易，難之。邴元貞好利，陰勸密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益少，密悔而止。武德元年九月，密破宇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歿，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一，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爲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卽兵皆疫歿。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世克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師擊密，旗旛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癸丑，至偃

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于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
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印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
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
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
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
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
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
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闕不得。求走
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畧樊文超
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且江淮新

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勲効。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密惑而從之。仁基擊地嘆曰：公必後海，遂出兵陣。兩軍接，埃霧翳塞。世充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充督衆疾戰。先是，世充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諫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裴仁基、祖君彥皆爲世充所擒。初，邴元貞爲縣吏，坐贓亡命，從翟讓於瓦岡。讓以其嘗爲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貞爲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充，留元貞守洛口倉。元貞性貪鄙，宇文溫謂密

曰不殺元貞必爲公患密不應元貞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貞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貞遂以城降密初獲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以故嘗受業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繼絕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願竭庸虛匡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

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遠而復猶不失爲忠義之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克亦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世克不可入朝也。時王伯當棄金墉屯河陽。密輕騎歸之。謂曰。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勸絕。密復曰。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雖無功。諸君必富貴。入關兵尚二萬。高祖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謂其徒曰。吾所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以吾故當盡歸國。功不滅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帝嘗呼爲弟。妻

以表妹獨狐氏。後禮寢薄，執政者又求賄，茲不平。因朝會進食，密耻之。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此。」伯當心亦快快，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之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克如拾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克，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獪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

逆順二字
遂判永生
李密疾唐
李密斬之
元貞叛
密之才幹
斬之

子所能取。今使二賊交鬪，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
密詣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者。密請與買潤甫偕行。
上許之。命密及潤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
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
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
於弟，非他人所能間也。密潤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
伯當爲密副而遣之。十二月上遣李密分其麾下之
半留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
亾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
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

節度密至稠桑得敕謂賈潤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
召我還天子曷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諸行矣吾今若
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渡河北
信達熊州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
何潤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况國家姓名著於圖讖
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任瓌史萬
實據熊穀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
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不若應朝命以明元無異
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不
聽潤甫奔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爲未可密不從伯當

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歿耳然終恐無益也密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給桃林縣官曰奉詔覲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髻羅藏刀裙下詐爲妻妾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令以兵應接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卽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予

李夫略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隘險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旣渡颶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年三十七伯當俱歿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瘞葬具威儀二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密素

得士衆多嘔血者那元貞之降也世克以爲行臺僕
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恨其背密僞兵歸之斬取
其首祭密冢已乃歸國